

阿尔卡特拉兹 与书籍骨头

Alcatraz Versas II
The Scrivener's Bones

[美] 布兰登·桑德森 (Brandon Sanderson) 著

刘红 邹蜜 等译



阿尔卡特拉兹

与书籍骨头

Alcatraz Versas Ⅱ
the Scrivener's Bones



[美] 布兰登·桑德森 (Brandon Sanderson) 著
刘红 邹蜜 等译

ALCATRAZ VERSUS THE SCRIVENER'S BONES

Copyright © 2008 by Brandon Sanderson,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, Inc.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3 Chongqing Green Culture Co., Ltd.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 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3)第25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尔卡特拉兹与书籍骨头 / (美) 桑德森著; 刘红等译.
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4.7

书名原文: Alcatraz versus the scrivener's bones

ISBN 978-7-229-08344-1

I. ①阿… II. ①山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
美国—现代—小说—1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9472号



阿尔卡特拉兹与书籍骨头

ALCATRAZ VERSUS THE SCRIVENER'S BONES

桑德森 著 刘红 邹蜜 程栋 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张立武

封面绘图: 披头
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公司·黄杨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瑞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mm×1194mm 1/32 印张: 8 字数: 160千

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8344-1

定价: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献给罗伦,她是我们家年龄最小,
却最认真的小天使。



作者序

Author's Foreword

哈哈，我是一个骗子。

我猜你们不会相信吧？其实，我真希望你们不要相信！那不但会让我说的这句话变得格外讽刺，同时也意味着你们会被骗得很惨。

我知道你们都听惯了关于我的传说，说不定还在沙里麦荧幕上看过一两部关于我的纪录片。我能理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一个骗子，你们大概只是觉得我逗你们玩儿吧。

你们自以为了解我这个人，因为你们听过或者看过关于我的故事，跟朋友讨论过我所获得的荣誉，从历史书上和叫卖小贩那里看到或听说了我的英雄事迹。然而，那些喜欢谈论我的人，其实才是这世界上唯一比我还传播谣言的大骗子。

你们根本不认识我，也不了解我，千万别相信任何关于我的传言。当然，这本书除外，因为我在里面写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。

现在，让我跟图书馆界的哈嘘人说点话吧：所谓的哈嘘人，也就是你们这些加拿大、欧洲诸国或者美洲其他国

家的人。别因为这本书看起来像是奇幻小说就被骗了；为了避开图书馆员的耳目，所以我们采取跟上一本一样的伪装策略，让这本以小说形式在哈嘘国得以正式出版。

这才是小说，在自由国度（例如莫吉亚跟纳哈拉这些地方）。本书可是名正言顺地以自传形式来出版发行的，因为这本书就是自传，这里我第一次说出自己的成长经历。

这次，我打算打破那些谎言，将真相公诸于众——我的名字是阿尔卡特拉兹·史麦卓，小名史亚克，欢迎你们阅读我的第二本传记，希望你们从中收获快乐。

Ed Anderson

第 1 章

Chapter One



故事开始了——在某个单调无聊的机场里，我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等待，心不在焉地拿着一包炸土豆片嘎嘣嘎嘣地嚼着。

你们肯定没料到故事开头就是这个样子吧，对不对？或许你们以为我会像第一部那样先讲点刺激的故事，比如，描述一些有邪恶图书馆员的场景，或者祭坛、活化物之类的，或者至少也该提到机关枪之类的小朋友们都喜欢的玩具吧。

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了，这种状况以后或许还会发生。其实，我这么做可是为你们好，我决定改过自新。我的上一本书写得跟小学生涂鸦似的，很糟糕：开篇就叙述一个紧张而刺激的动作场景，紧接着虚晃一枪，就马上绕到别的事情上去，害得读者悬着一颗心，不断惦记着，然后迟迟未见结尾，失望透顶。

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写出那种云山雾绕的骗人鬼话了，我不会再故弄玄虚或利用一些小把戏让你们不停地白等下去。我会保持平静，尽量客观地平铺直叙。

哎呀！顺便提一下，我刚才漏了一个精彩的故事，就

是我在机场遇上了我这辈子最最危险的情况！

我抓紧时间，又吃了一口炸土豆片。

如果你们经过我身边，一定会觉得我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美国小屁孩。我十三岁，深褐色的头发，穿着宽松的牛仔裤，一件绿夹克，还有双白色的耐克运动鞋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我虽然长高了一些，但还是跟同年龄人差不多。

其实，我身上唯一不寻常之处，是我戴的那副神奇的蓝色眼镜。这不是太阳眼镜，只不过镜片是淡蓝色的，其实看起来反而更像老花镜。（嘻嘻……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实在太不公平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威力越强大的眼镜侠镜片，外观就会越不起眼。我正在琢磨相关理论，也就是“不均衡”法则。）

我又嘎嘣嘎嘣地吃起土豆片来。快点啊……我心想：你在哪里？

看来爷爷又迟到了，所以迟迟没见现身，不过也不能怪他，他毕竟是史麦卓家的大咖（看姓氏就知道这代表什么了）。史家的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天赋，而爷爷总是在跟人约会时迟到。

虽然大部分的人认为这种天赋很不礼貌，但我们史麦卓家的成员都能将天赋转化成自己的长处。比如我爷爷，他可以让自己躲过无数次中枪或其他灾难——这项天赋让他捡回了很多条命。

可惜的是，他总是迟到，我怀疑他甚至将这当成了每次迟到的借口，我有好几次想当面提出质疑，但没有一次

成功过。他总会岔开话题，让我的质疑总在他离开后才想起，而他却早就逃走了。（而且，对他来说，责备也算一种灾难。）

我将身体再往前挪了挪，试着让大家看得清楚些，但也不能太显眼。问题是，那些知情的人，一看就知道我戴的是眼镜侠镜片。我现在戴着的淡蓝色眼镜叫做通话镜片，算是很普通的镜片，能够与多位眼镜侠在短距离内通话。过去几个月来，爷爷跟我躲避图书馆员特务时，就常利用这种眼镜。

在哈嘘国里，只有少数人记得眼镜侠镜片的威力。现在在机场里的人，大多数根本没听过眼镜侠、宫崎骏笔下的沙里表科技之类的故事，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其实是邪恶图书馆员的势力范围。

对，你们没看错，邪恶图书馆员控制着这个世界。他们蒙蔽了所有人，给大家灌输错误的历史、地理以及信仰观念，这对他们而言算是种笑话，不然你们以为他们为什么要叫自己图书馆员？

图书馆员，其实就是“涂书”馆员——将事实涂改成谎言的人。

这样就很清楚了吧？如果你们现在才恍然大悟、懊悔不已，想边捶自己额头边咒骂几声，就尽管去做吧！我可以等你们。

我又吃了一口炸土豆片。爷爷应该在两个多小时以前就用通话镜片跟我联络的，就算他的天赋发挥了作用，这次也未免太晚了。我环顾四周，检查机场人潮里是否有任

何图书馆员特务。

我没看见任何特务，但这并不代表附近没有，我很清楚图书馆员不是一眼就能轻易辨认出来的。虽然某些图书馆员会有固定的穿着（女人戴玳瑁粗框眼镜，男人则是蝴蝶领结搭上背心），不过其他的看起来都非常普通，跟一般的哈嘘人没两样。这种人很危险，可是很难察觉他们的存在（有点像挑剔的奇幻小说读者）。

我得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——如果我继续戴着通话镜片，图书馆特务会发现我的眼镜侠身份；但如果我摘下眼镜，哪怕爷爷靠得够近，我也没法接收他的讯息了——前提是他要能接近我并跟我联络。

一群人向我坐的地方靠拢过来，将行李放在椅子前，占据了好几排座位，然后开始抱怨班机因为大雾而晚点。我不自觉地紧张起来，他们会不会是图书馆员派来的特务——这三个月的逃亡，已经让我变得精疲力竭，还有些草木皆兵似的敏感了。

不过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我将尽快离开哈嘘国度，回到我的理想中的家乡——自由国度纳哈拉。虽然那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孤岛，位于北美洲与亚洲之间，至少哈嘘人绝对不会知道它的存在。

我以前从没到过那个神秘的地方，但是我听过一些关于它的故事，见识过一些自由国度的科技。比如，能自己开动的车子，或者不管怎么翻来倒去都能准确计时的沙漏。我很想去那儿，更想尽快离开图书馆员控制的领域。

爷爷只是定在机场见面，但是没解释为什么，更没有

说明他打算如何把我弄出去。这里或许没有直接飞往自由国度的班机——不过，无论爷爷想用什么办法，我知道我们一定会逃离这里，只是过程会不那么顺利。

幸好我还是有几项隐性的天赋：第一，我是个眼镜侠，身上带着一些威力非常强大的镜片；第二，我爷爷是位躲避图书馆员特务的高手；第三，我知道图书馆长很低调，尽管他们暗中掌控了大半这个世界。我应该不必担心警察或机场安保的问题，他们的层级太低，而图书馆员不会冒着泄露阴谋的风险叫这些人来抓我。

我还有一项天赋，不过……呃，我不太确定这到底算不算优势，它——

有个男子站在我隔壁登机门的等待区里，他穿着西装，戴了一副太阳眼镜，他正盯着我看。我愣了一下。他也知道我在察觉他了，就马上转头，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那副墨镜有可能是战士镜片，是眼镜侠之外的人唯一能使用的一种镜片。我全身渐渐变得僵硬——那个男子似乎在自言自语，也有可能是戴着耳麦正在秘密地布置什么。

碎玻璃啊！我心想，然后立刻跳起身，拎上背包甩在背上，穿过人潮，装作若无其事地离开登机门，一边假意举手摘下眼前的通话镜片。

可是……万一爷爷联络我呢？他绝对没办法在挤得水泄不通的机场里认出我，因此，我不得不继续戴着眼镜才行。

我觉得有必要先打断一下，插一句话——我常常绕开正题提一些另外的事。这就跟我喜欢两只脚穿不同袜子一样，算是我的坏习惯，而我这么做是想让别人恶心我。但老实说，这并不是我的错，我认为这是社会观念的错。（比如，袜子，至于打断动作场景呢，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啦！）

我加快脚步，戴着镜片，把头压得低低的。没走几步，我就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群穿黑西装打粉红色领结的人，他们站在机场里的移动走道上，旁边还有几位身穿制服的警员。

我愣住了。刚刚才说不必担心警察……我试着保持镇定，偷偷摸摸地转过身，尽快往另一个方向走。

我直觉会发生些什么事情。图书馆员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追逐我们爷孙俩，他们或许不愿意把事情搞大，让当地的执法单位卷进来，但更不愿意让我们逃脱。

第二群图书馆员特务正从另一个方向走过来，这十几个人全都是戴着镜片的战士，似乎还带着玻璃刀剑跟其他某种先进的武器。我现在只有一条退路了——先躲进厕所——里面很多人，大家都在忙着解决自己的事儿。我冲向后墙，将背包丢在地上，然后伸出双手放在墙面瓷砖上。

厕所里有几个人冲我投来异样的眼光。不过，我早就习惯了。通常别人也是以异样眼光看我的。不然，每当你们看到一个老是搞破坏的坏孩子，都有什么反应了？（在我七岁那年，有一次我一时冲动决定要破坏我脚下的东

西，结果我在铺着方块混凝土的人行道上踏出一串深深的脚印来，就像是变形金刚或钢铁侠的杰作一样。)

我闭上眼睛，集中精神。以前，我的生活完全让冲动支配着。我不懂得控制它，甚至不敢相信真的有种力量能做到。直到三个月前，爷爷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。他带我离开原来的家，拖着我在潜进一间图书馆以夺回拉希德沙子；同时也让我认识了自己，让我知道自己能够利用天赋，而不是被天赋利用。

我一旦集中精力，就会有两股力量像静电脉冲般从我的胸口传来，流过手臂爆发出来。我面前的瓷砖随即剥落，就像冬天里栏杆上的冰柱，一掉到地上便摔得粉碎。我继续集中精力。后方传来好几个人的惊叫声。图书馆长随时都会冲进来抓我。

整面墙向外倒塌了，一根断裂的水管将水喷洒到半空中……我无暇顾及身后那些叫喊的人，立刻伸手去抓我的背包——背带断了。我暗自咒骂一声，抓起另一条背带，结果也断了。

天赋——这是恩赐，也是个魔咒。虽然我不再受它支配，但也无法完全支配它。天赋和我就像两位共同监护人，我只有每隔两个周末和在一些假日时，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。

我抛下背包。反正我身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那些镜片，它们全都在我夹克的内口袋里。我跳过墙上的大洞，仓促地爬出瓦砾堆，一头钻进岔道多得就像人体内脏般的机场内部。(嗯哼，从厕所出来，再进入

“肠子”……跟一般人上厕所为的是把内脏里的东西拉出来正好相反。)

我可能误撞进了员工通道，这里灯光暗淡，环境也脏得要命。我不顾一切地往前冲，跑了好几分钟。我想我现在一定已经离开了候机厅，从通道进入了另一栋建筑。

通道的尽头有一小段阶梯，通向一扇很大的门。我听到后面有喊叫声，于是冒险往后望了一眼。一大群人正从通道里匆匆追赶过来。

我扭过头继续跑向大门，用力拉门把。虽然门锁着，不过我开门的运气很好——门把掉了，我顺手往后一扔，然后踹开门冲进去，进了一个宽广的停机棚。

这里停了许多架巨型飞机，挡风玻璃全都黑黑的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抬头看着这些庞然大物，相比之下，自己简直就像个小人国的侏儒。

我摇摇头，让自己从恍惚中清醒过来。那些图书馆员特务还在追我呢。幸运的是，停机棚里没有人。我迅速关上门，将手放在锁上，使出天赋的力量破坏门栓让它卡死。紧接着，我跳过栏杆，跑下通往停机棚地面的阶梯。

到达楼梯脚下时，我发现自己在满布灰尘的地面上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。要是从这里跑到外面的跑道上，我可能很快就会被当做危害机场安全的恐怖分子逮捕起来。然而，躲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太冒险了。

实际上，有一个恰当的比喻形容我现在的状况——才出狼窝，又入虎穴——不管我怎么做，似乎都会让自己陷入比先前更危急的处境。这是哈嘘国的说法，也就是弄巧

成拙、祸不单行的意思吧。（我不得不特别说明一下，其实，哈嘘人在使用成语这方面真的真的缺乏想象力。要是我的话就会说：“逃出狼窝——掉进了挥舞着电锯，身上还粘着杀人小猫的致命鲨鱼坑里。”不过，一般人都没法理解我的说法。）

这时，有人在用拳头使劲砸门。我看了一眼，立即决定，得找个地方躲起来。

我朝停机棚地面上的一处小通道冲去。通道里有明亮的银色光线，我猜这里可以通向外面的飞机跑道。我才踏出凌乱的足迹后，立刻跳到附近的箱子上，在上面跑动，接着又跳回地面。

那扇门在重击之下不停地震动，看来撑不了多久。我滑行到一架747客机的轮子边，取下通话镜片，然后把手伸进夹克里。我在夹克的内衬上缝了几个口袋，每个口袋里都缝上一块自由国度常用的特殊材质作衬垫，用来保护镜片。

我取出一副绿色的眼镜戴上。

这时，门被撞开了。

我没去管他们，只是专心看着停机棚的地面。我启动镜片，一阵急速强风立即从我脸上吹出——暴风镜片，我们第一次潜入图书馆行动完成之后那是周爷爷送我的礼物。

等图书馆员边咒骂边嘀咕冲进来时，他们只看到我故意留下的足迹了。我听见一群士兵跟警察争先恐后地跑下阶梯，立即缩起身子躲在轮胎边，屏住呼吸，尽力让怦怦

跳动的心脏缓和下来。

这时，我想起了我的又一件宝贝——火焰使者镜片。

我抬头从 747 的轮胎上方偷看了一眼。那些图书馆特务中了我的计，正朝通往跑道的那扇门口追去。和我预料的不同是，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急匆匆赶过去，还有几个人边走边怀疑地向四周张望。

我赶紧低下头。我的手指碰到了宝贝（我只剩下一片火焰使者镜片了），犹豫了一下才掏出来，这块镜片十分清澈透明，正中央有一颗小红点。

只要启动，它就会射出一道像 X 射线的超高热能量。我可以拿它来对付这些图书馆特务，毕竟他们曾在好几个场合中试图用枪除掉我。即使我使用这块镜片，也是他们活该。

我在地上坐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回口袋，换上通话镜片。如果读过这本自传的前一集，你们就知道我对英雄主义有自己的理解——真正的英雄，才不会从背后对一群士兵发出高能激光束，何况人群中还有几个无辜的机场保安。

后来，这份仁慈害我陷入一大堆麻烦。你们应该还记得我在第一集里最后的遭遇吧——被绑在一座用旧百科全书垒成的祭坛上，旁边还有一帮来自图书馆长破碎镜片团的狂热分子，准备放我这位眼镜侠的鲜血来一个邪恶的祭奠仪式。

也就是这参杂太多仁慈的英雄主义，害得我最后差点惨遭不测。不过讽刺的是，也正是因为这种英雄主义，使

我那天在停机棚捡回了一命。要是我没戴上通话镜片，就会错过接下来发生的事了。

“史亚克？”一个声音突然传入我的耳中。

我差点忘了周围的特务，大叫出来。

“呃，史亚克？喂？有人听到吗？”

这个声音很模糊，难以辨认，不过，声音确实是从通话镜片传来的。只是还没出现喊话的人，应该不是爷爷。

“啊，哎呀！”对方说。“嗯，我一直都不太会用这通话镜片。”

声音忽隐忽现，就像是有人对着信号不好的喊话机喊话。虽然讲话的人不是爷爷，但在这种时刻，不管对方是谁，我都不愿错过机会。

“我在这儿了！”我启动镜片，然后压低声音回道。一张模糊的脸出现在眼前镜片上，像个立体的全息图像盘旋在半空中。对方是个年轻女孩，皮肤晒成棕褐色，留着一头黑发。

“喂？”她问。“有人在吗？你能不能大声一点？”

“没办法。”我用腹语回道，然后再探头看图书馆员。大部分的人都从门口出去了，不过还有几个特务显然是受命留下来搜索停机棚。留下来的几乎都是机场保安。

“嗯……好吧，”对方说。“呃，你是谁？”

“你以为还会是谁？”我不耐烦地问。“我是史亚克。你是谁？”

“噢，我——”影像跟声音突然又模糊了一会儿，“派来接你的。抱歉！呃，你在哪里？”